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第一 部

阿 札 耶 夫 著

劉 遠 逸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目次

第一章	再見，莫斯科！	一
第二章	在新地方	八
第三章	戰爭是不是需要這條輸油管？	二〇
第四章	大家都要走	三六
第五章	接收遺產	五
第六章	冬天來了	六六
第七章	他們是怎樣分配職務的	七六
第八章	線路的女使節	九六
第九章	起點站	一六
第十章	好客之家	一三
第十一章	過去的罪過	一四
第十二章	烏馬拉·馬戈美特急着到線路上去	一六
第十三章	十一月七日的早晨	一三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十一月七日的白天和晚間……………三三
後半夜……………三六

第一章 再見，莫斯科！

直到最後一分鐘，工程師阿列克塞·柯甫少夫還是不相信他會到大後方遠東去。他在總管理局聽到他的任命已經最後決定了的時候，感到一種無法抑制的沉重心情，在幹部科裏，他心不在焉地聽着匆促的囑咐，彷彿這些囑咐與他毫不相干似的。

『你去找一找工程管理局長巴特曼諾夫和總工程師別里捷，』人們勸告他，『他們還沒有動身呢。』
阿列克塞在走廊裏踱來踱去，一面向那些辦公室裏看看。工程總管理局開始從首都撤退了。許多工作人員都已離開。地板上堆滿公文碎紙的空空洞洞的房間，現在已歸新房主——軍事人員管理了。

阿列克塞終於把別里捷找到了，他昨天才從格魯吉亞飛來。在那兒，他在結束了南方的建設工程之後，在高加索的陽光下度過了休假期生活，從戰爭一開始，他又領導一項國防工程的建設。

這兩個工程師友愛地擁抱了。從別里捷身上彷彿散發着南方的薰風、陽光、海浪的氣息。他神采煥發，有說有笑，一點兒沒有煩惱或者不安的樣子。阿列克塞不以爲然地撇了撇嘴，端詳着同伴的考究的服裝：簇新的衣服，時髦的皮鞋，禮帽——從頭到腳都是咖啡色的。

『你覺得奇怪嗎？』別里捷高興地問道。

『怎能不使人奇怪。我是看慣了你穿敞懷的襯衣，套進長統大皮靴裏面的皺皺巴巴的褲子的。你

的大鬍子與這身漂亮的服裝一點兒不相稱，你最好剃光它。」

「不，阿遼沙，我不同意。我要拖着它過一輩子。你知道，我全靠這大鬍子撐門面呢。」別里捷撫摸着幾乎蓋着領帶的黑鬍子。「衣服需要換一換，這倒是真的。」

他驀然間挽起阿列克塞的一隻胳膊。阿列克塞皺了皺眉頭，向一旁閃開。

「最好換另一隻吧，喬治。我這隻胳膊剛好，可是還沒好透——一碰就疼。」

「對不住，好兄弟！」

別里捷細細地把阿列克塞打量一番：陰沉沉的、憂慮的面孔，褪了色的制服上衣，士兵式的笨重短靴，散着褲腳的便褲。

「你也一下子認不出了。彷彿變得嚴肅了似的。大概是嗅了火藥味的緣故吧？真是英雄好漢！」

「哪一點稱得起英雄好漢？頭一仗就掛了彩。」阿列克塞鬱鬱不樂地說。

「不要難過。另一類型的戰鬥在等着你呢，在那上面你會補償所失的一切的。我們又到一塊了，這真好極了。昨天我知道了你在莫斯科——簡直把我樂瘋了。我跑到巴特曼諾夫那兒說：「所需要的人找到了，全莫斯科比他更好的再也沒有了。」爲什麼你這樣酸溜溜的？吃了醋了嗎？或者你不願意同我一起做這個建設工作還是怎麼的？」

「我要去打仗！」阿列克塞惡狠狠地回答。「我要到前線去。這隻可恨的手簡直氣死我了。躺在醫院裏，耐着性子，什麼辦法也沒有，就得等着。從醫院裏出來，假期延長了，讓我休養休養。這兩個

月做什麼呢？在家裏閒坐嗎？我於是來請求靠近前線的工作，這一下可碰上了！他們說：第一次不願意免兵役成功了，第二次可就不成了。誰叫你碰上了呢，活該！命令簽了字——得，到你那十萬八千里以外去罷！」

別里捷耐心地聽着。

『我是瞭解你的，老弟。我自己也鬧過這樣的情緒的。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只好離開戰爭到一邊去。這是一件怎樣的建設工程啊！』

『難道那兒的建設少了我們就不成嗎？』阿列克塞暴躁地問道。『真不知把人從這兒抽掉派到遠東去是什麼意思？我們在這兒當然是更有用的。』

他們站在走廊裏。別里捷親切地瞧着同伴。

『多麼愛生氣！拿着這個嗜嗜罷。也許會使你變得和氣點的。』

他從衣袋裏掏出兩個橙子，把一個塞到阿列克塞手裏。阿列克塞氣得滿想把它扔出去，可是他對橙子的金光燦爛的顏色很欣賞，就剝掉了金黃色的橙皮。

『現在誰需要這個離前線一萬公里以外的建設工程？』阿列克塞還沒有消氣。『真莫名其妙。輸油管恐怕要到下次戰爭才能趕出來。』

『不要跟人民委員會逞聰明罷。』別里捷仍然是那麼耐心地說，一面吃橙子。『關於加速建設工程的專門決定不是沒有道理的。任命我們是有意義的。』巴特曼諾夫、我和你都派到那兒去。三個人。

還好，巴特曼諾夫和我都不是邊區的陌生人，我們都在那兒做過建設工作。你呢，對於遠東雖然是陌生人，可不是我的生人。可靠的助手，換第二個我都不。總而言之，我看沒有什麼莫名其妙，老弟，

也許你的頭腦裏有點莫名其妙罷？」

別里捷領阿列克塞去見了工程管理局長。巴特曼諾夫使阿列克塞很感到失望。太派頭了：高高的個子，勻稱端莊的身材，頭上留着整齊的灰白的頭髮，寬寬的前額，線條清皙得像畫似的嘴唇。在別人的辦公室裏，他像在自己的辦公室裏似的坐着。

「一定是個架子十足的傢伙，」阿列克塞快快不樂地想道。他現在老想和那種外表樸實而粗魯的、穿大皮靴、紫皮帶和帶武器的軍人在一起。

一個年輕的姑娘跑進辦公室來，向巴特曼諾夫微笑着說：

「到處把您找遍了，巴特曼諾夫同志。汽車在門口等着呢。」

工程管理局長點頭謝謝她。他和兩個工程師談了不到一個鐘頭的話。巴特曼諾夫凝然注視的眼睛以及在談話中對他比對別里捷說的多，都使阿列克塞感到不快。阿列克塞覺得巴特曼諾夫是在研究他。

「我準備到南方去幾天，把我近來所做的工程交代一下。順路到克里米亞與家人辭行。從那兒我就直接飛到遠東去了。現在和你們細談建設工程是沒用的。到了那地方一切就會明白的。我們在這兒根本無事可做。用不着到總管理局局長那兒去了：我在他那兒整整呆了一天。總管理局幾乎都已上火車了。建設所需的一切材料，據供應人員的報告，都已經運到地點或者正在路上。」巴特曼諾夫站起來把公文收拾到皮公文夾裏。「我只希望你們一件事：趕快辦走的事情。票很難買，哪個車站都擠滿了幾千人——要賣點氣力並且要眼明手快才行。您帶家眷嗎？」他問阿列克塞。

「老人家都不願意走。父親在莫斯科住了一輩子。前幾天他們把我弟弟送到軍校裏。」關於自己

的妻子濟娜，不知爲什麼阿列克塞沒有提。

『再和父母談談罷，他們也許會去的，』巴特曼諾夫勸道。『老人家和您一起會要好些的。』

『他們不去，』阿列克塞乾脆說道。

他們送局長上汽車。巴特曼諾夫閃身讓阿列克塞走在前面，用頭向他點一下問別里捷道：

『您相信您挑到一個能幹的助手嗎？好像太年輕了一點，我覺得他對派到遠東去完全不樂意似的。聽了您的話，在我想像中完全不是這樣的人。您最好找一個妥當的工程師。當然，現在已經遲了……』

『您放心罷，巴特曼諾夫同志。我相信他並不亞於相信自己。他年輕，這是真的，並且缺乏生活經驗，甚至有些地方還很天真。但在工作上却是一把能手。非常有能力，有毅力。我不是對您說過嗎？他在南方的建設工程中表現得極好，比許多老手都強。他現在經過砲火的錘鍊，變得兇狠起來，大人氣點。您將來會知道我的話是對的……』

『我完全沒有反對他的意思，我是爲您擔心。一個艱苦的任务等待解決，所以您的助手一定要靠得住才行。』

巴特曼諾夫客客氣氣地，但有點淡淡地與工程師們告了別，習慣成自然地把漆亮的車門順手帶上，莊嚴而從容地坐着車走了。

『活像個功勳藝術家，歌劇和芭蕾舞演員。你在哪兒找到這麼一個局長？』阿列克塞問道。

『我就知道你要說這話！』別里捷哈哈大笑起來。『不要睜着一對鵝眼瞪我，停止你那牢騷罷。他和我們一樣，都是從一個芭蕾舞科班出身的。你應該先查訪查訪他的歷史才好說話，他的經歷寫起來』

可多呢！司爐，司機，黨工作人員，專科學院畢業，領導過全蘇最大的建設工程。然而他現在才不過四十三歲。這樣的一位局長在人民委員會裏是不多見的。難道我會找錯了人？人家不會無緣無故地獎一個人兩枚列寧勳章的。所以他派到許多人擔當不起的地方。啊，你該相信了罷？不？你當然不會相信的！我就知道你嘛，阿達沙，我算是把你看透了。」

「他勸我帶家眷，而他自己的家眷却留在克里米亞？」阿列克塞似問非問地說。

「他的兒子有很重的肺結核病，他的妻子安娜同兒子住在雅爾達。」

兩個工程師回到局裏領了證明文件。現在他們無事可做了。他們若有所失地在大街上遊逛着。

「我本來在格魯吉亞等你，」別里捷說道。「你騙人，沒有來。黏上了莫斯科了。愛上了一個金髮姑娘，連喜酒都不請我吃。哪一天辦的喜事？」

「六月十五號，一個禮拜天。」

「讓我瞧瞧她，好不好……」

阿列克塞默默地從貼胸的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

「好漂亮的姑娘，」別里捷讚賞道。「可愛的美好的臉兒，明朗而聰明的、而且……好似疑問的眼睛。讓我看她本人，我不相信照片。不然我不讓你帶走。」

「她在前線，」阿列克塞鬱鬱不樂地說。「如果更確切地說，在敵後方。」

別里捷怔了一下，停下來。

「哦，原來這樣！怎麼搞到那兒去了呢？」

「她本來在專科學校畢業班讀書。是個通信員，無線電員。我參加了後備部隊，她通過青年團區

委也隨我之後參加了部隊。現在她正在保衛祖國，而我……」阿列克塞暴躁地揮了揮手，向前走去。

別里捷關懷地望了望同伴，然後把他追上。

「看罷，阿列克塞，更貪婪地看看莫斯科罷！當我們再回來時……」他挺帶勁地說，爲了排遣阿列克塞的心事。

阿列克塞感到刺心的疼痛。他們沿着花園大街走過去。濕漉漉的馬路閃着亮光。落日正向那些屋頂上的高射砲兵們告別。從紅門街傳來戰時的歌聲，——有軍隊在那兒走過。在寬廣的街道中間，有幾個戰士拖着一個巨大的防空氣球。當汽車在磨得光滑的瀝青路上從旁嚇嚇駛過時，那氣球彷彿由於空氣的激動向空中浮了上去，把拖着它的人也帶了起來。

「你瞧，這就是親愛的莫斯科，窗戶上橫七豎八地貼滿了紙條，像是鎮壓邪氣似的，」別里捷說。

「死氣沉沉：晚上一點兒燈火都沒有。莫斯科沒有燈火……單單爲了這一點，就恨不得把德國人的喉嚨咬斷！」

「我應當在這兒……保衛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後一口氣。」阿列克塞透過咬緊的牙關結結巴巴地說。「不這樣做，反叫我跟着你瞎跑……不知到什麼鬼地方去！」

「算了算了，不必說了！去是一定要去的，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別里捷嚴厲而堅決地說。他望了一下同伴變得陰暗並且彷彿變得尖瘦了的面孔，攙起阿列克塞的胳膊。「不要這樣煩擾自己，苦惱自己罷。好好地回到家裏，到父母跟前，同老人家團聚一會兒。我要到車站買票去了，再從那兒到你家裏去。」

第二章 在新地方

在新地方，阿列克塞第一夜是在辦公室裏一張光滑而且有點涼意的皮沙發上睡的。

阿列克塞一覺醒來，用力睜開了眼，竟馬上想不出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涼爽的早晨，玫瑰色的陽光注滿了寬敞的辦公室。在另外一張沙發上，放着褶得整整齊齊的別里捷的鋪蓋。他本人正在寫字枱旁整理文件。在窗戶旁，挨着椅子邊坐着一位體弱的中年婦人，戴着用線繩繫着的夾鼻眼鏡，用疲倦的聲音講述道：

『我把娜托椅卡和懷抱的孩子疏散走了，自己留在一座大得可怕的別墅裏，這兒以前曾住過十口人的家。每天在我腦子裏盤算着一個問題：看守財物要緊還是自己躲進防空壕顧全性命要緊呢？但是炸彈究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我和另外的一些老頭子躲到防空壕裏，我像一條小獺皮狗似的在那兒發抖。不知爲什麼我們那夥人裏就找不到一個安安靜靜的老頭子，您知道，到處都能碰到會寬慰人的和善的老頭兒，而我們那兒恰是相反，竟有這麼特別的老頭，您聽他怎麼安慰人的：「德國人一定要來，來了一定要和我們的牡莎算賬。我想我們高貴的女鄰人將被吊在最高的大樹上。」這是他給我的預言。您要知道，我有個女婿是紅軍指揮員。您說說，爲什麼戰前我們沒有發覺這班壞人？這個惡毒的老頭子是我十五年的老鄰居，可是我一向當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我不怎麼樣打攪您罷？」

『不怎麼樣，』別里捷回答，一面不停手地整理着文件。

「別墅那兒有條大街完全炸平了，只剩下一些木板子和殘磚破瓦，一堆一堆的碎玻璃！……我的心完全冷了。像我這樣的老年人還怕什麼死，然而我給嚇壞了。熟人們都勸我離開。車站上擠得水洩不通，送行的人們帶着我的箱籠落到後面了，大約是有意的，管他們呢，去他的罷！有幾個熱心的愛鬧的小伙子把我硬填——照他們的說法——硬填到車廂裏。於是一個糊塗的老太婆就坐着車流浪天涯去了。也許我打擾了您罷？」

「沒關係！」別里捷手捋着黑鬍子，眼睛望着這位婦人。

「當我知道你們來了，莫斯科老鄉來了，我真高興極了！我在這兒住了一個多月，總是過不慣。甚至空氣也和我們那邊兩樣。據說對於心臟很有害，是不是？」

「空氣並不壞，很新鮮。很充足。不要上別墅去了，」總工程師漫不經心地應付着談話。

「沒有可以談心的人。您不拒絕用我這老年人當秘書，真使我感動得流淚。通常人們總是挑選年輕好看的女孩子當秘書的。」

「我很愉快我有一個莫斯科人、有文化的人當秘書。在工作中我們是不喜歡過於年輕活潑的姑娘的，」別里捷表白道，向一聲不響聽着談話的阿列克塞瞟了一眼，「杜莎，我把開始應辦的事項給您寫在這張紙上。我急需所有計劃書及其說明部分。十二點的時候我們要人都找來。」

「我馬上就開始行動，」杜莎忙亂起來。「以後有工夫您給我講講莫斯科。」

「我也是從莫斯科逃出來的，而現在只能在遙遠的地方關懷着它了，」阿列克塞痛心地在想。「已經談起戀愛來了，總工程師同志？」他目送女秘書走出後，問道。

「趁着你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儘可能抓緊時間，老弟，」別里捷回答道。

阿列克塞輕快地縱身而起，只穿着一條褲衩兒，走到窗前，把窗戶開得更寬些。他做了幾下體操。肌肉在晒成棕色的皮膚下面突出來。別里捷帶着微笑注視着他。

『有趣得很，你幾時才能有所改變呢？放棄體操之類的好習慣，而染上抽煙或者飯前喝一盅之類的壞習慣？我察覺到：上了年紀的人一定要染上些壞習慣的。』

『我要試一試反抗這種自然的法則，』阿列克塞回答道。

他那平時蒼白的臉紅潤起來，一縷光亮整齊的頭髮垂落在前額上。他深深地呼吸，感到血液在他體內溫暖起來。他坐到椅子上開始按摩左手。從手腕到肘部的皮膚上橫着三條寬寬的傷痕。

『胳膊怎麼樣，阿遼沙？』

『還好，快要完全復原了。』

他們向窗外望去。工程管理局四層樓的磚房矗立在懸崖上。下面寬寬地伸展着一條永遠奔騰着的大河，初升的太陽在河水的波浪中閃耀着。對面河岸丘陵起伏的線條，在濃霧中看不見了。大地點綴着褐紅色的、黃色的、金黃色的顏色——鮮艷的秋天的大自然凋謝的標記。

『親愛的阿東河多麼偉大寬廣啊！游泳大概是游不過去的，』阿列克塞驚奇地說。

不知什麼地方，火車如怨如訴地長鳴了一聲。汽笛聲使工程師們回憶起他們二十天來經過祖國無邊無際的田野、森林、大山的旅行。他們長歎了一聲。

阿列克塞起了一身鷄皮疙瘩，他趕快穿上衣裳跑去洗臉。

『我們彼此不要離得太遠，要肩並肩地，或者像運動員所說，互相呼應地行動，』當他的助手回來時，別里捷說道。他從阿列克塞的眼睛裏看出了憂愁的神氣，想鼓勵他一下。

別里捷訂出了行動計劃。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洗澡，找住的地方，設法得到報紙和地圖，仔細研究一下建設工程的情況。

「一開頭這樣就行了罷？對於高度熟練的專家在生活和生產方面再不需要什麼了罷？」別里捷問道。

「行了。我想頭一件事是要吃早飯，」阿列克塞更明確地提出了意見。

「好的，就這樣辦！」

別里捷給供應處長打電話。那人問了好幾次：打電話的是誰，並且模稜稜地答道：

「去問問看。」

「您想問什麼？」別里捷氣得滿臉通紅。「沒有什麼可問的。我再說一遍：打電話的是工程管理局

總工程師別里捷。請您給我和我的助手阿列克塞同志預備早飯。並且請您照顧我們一般的供給。」

供應處長回答說，他只知道一個總工程師格魯布斯基和他的助手托波列夫。此外他只服從局長

的命令。別里捷給食堂打電話。那兒回話：如果有供應處長的命令，他們就開早飯。別里捷氣得把電

話聽筒一扔，罵了起來。阿列克塞笑了。

房門豁然大開，巴特曼諾夫走進來了。兩個工程師是昨天夜裏到的，還沒有和他見過面，僅僅通了一下電話。

工程管理局長穿着軍服。服裝完全使他變了個樣子。阿列克塞不能不覺得驚訝：他在莫斯科所看見的是一個像演員或者畫家的人，而現在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個無可非議的雄赳赳的指揮員；他全身上下——從雪白的領沿直到擦得晶亮的皮靴都是光閃閃的。阿列克塞不由得看了看自己的滿是塵土

的靴子，摸了摸沒有刮過的下巴。

巴特曼諾夫非常高興地，可以說是由衷地歡迎兩個工程師。顯然，由於他平素矜持慣了，所以沒有能不客氣地和他們擁抱接吻。他詳細地詢問旅途的情形和印象。巴特曼諾夫本人是搭飛機來的。

別里捷講述路上所發生的事件。在達尼洛夫附近，火車遭到了空襲。列車停在一個小站上，然而意外襲來的匪機却瞄得很準。炸彈投中了一節車廂。鄰近的車廂都震歪了，別里捷和阿列克塞坐的那節車廂，窗戶震掉了，玻璃飛得到處都是。

當時種種情景，永遠深深地刻入記憶裏。阿列克塞打了個冷顫，——別里捷一講到這件事，那情景又清清楚楚地湧現了。當炸彈爆炸時，阿列克塞臥倒下來，把總工程師壓在自己的身下，用身子保護着他。後來他們站了起來，不相信他們竟保全了性命。別里捷一見他朋友臉上和頭髮上有血，吃了一驚。但除了擦破了一點皮，阿列克塞並沒有受什麼傷。

德國飛機又飛過來了——這回不是來投彈，是來看看自己的罪行的。阿列克塞和別里捷把一個炸碎了兩腿的女人抬到路溝裏。那個女人以為人家要把她扔掉，她哭喊着：

「親人啊……好人啊……不要扔掉我啊……這樣我就完啦！……這樣我就完啦！」

阿列克塞跑到路基上對別里捷喊道：

「這是可恥的，聽見嗎？躲到溝裏是可恥的。真見鬼！」

從達尼洛夫開來了救護列車。那些倖免於難的旅客們動手幫助抬受傷的人。別里捷從車皮下面拖出一個小孩子，他的臉已經血肉模糊了，但胸口還有氣。一個醫生發着脾氣說道：

「要抬受傷的，死的就讓他躺在那兒罷，現在管不了他們。」

「他本來是活着的嘛。」

「本來是活的，可是現在死了。抬別的去罷。」

救護列車開走了。阿列克塞和別里捷走到小樹林裏——勸那些躲在裏面的乘客們回到車廂裏

來。最後歪歪扭扭的列車終於勉強地拖走了。在達尼洛夫車站耽擱了下來。站長撥不出另外的列車來讓旅客們坐上繼續往前走。乘客們給人民委員擬了一個控訴站長和請求援助的電報。那個被德國爆破炸彈和由於其他事情的操勞弄得筋疲力竭的車站辦事員，讀了這封電報，對這封電報的天真幼稚感到驚訝。

「你們以為德國人今天光是炸了你們。人民委員們只關心讀你們的電報。不要把它給任何人看罷，撕掉它好了。我用你們所乘的列車把你們送到基洛夫，那兒是大後方，那兒人們會給你們想辦法的。」

又得躲飛機：這是德機一天之內第六次空襲車站。火車頭拉響了汽笛。停在車站上的兩列軍車開了高射砲和機關槍，大地都震動了，空氣也流動了起來。

火車一站沒停，直達基洛夫。旅客們都擠在車門口。基洛夫火車站辦事員想把這批疲憊不堪的人們留下來，然後看情形分批把他們送走。但這批吃了苦頭的旅客們堅請把他們這一系列車放走。於是他們在缺窗少門的車裏坐到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各個車站上，成羣成羣的人們向這列車擁過來，又哭着看着它開走，因為他們在這兒要迎接的人沒有從車廂裏走出來。

別里捷講這段經過的時候，沒有提起他在達尼洛夫的時候和阿列克塞的衝突。在那兒，在那被炸毀的列車旁，阿列克塞堅決地表示他要回莫斯科去。不管別里捷怎樣勸說，他老是一個勁兒說：

「我應當到軍隊中去。我的崗位應該是在前線，我是個軍人。」

巴特曼諾夫彷彿隱約地猜到了一點什麼似的，把視線移到阿列克塞身上。

「我們談到這兒爲止罷。現在對於遠道來的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吃早飯，洗澡，理髮，還有住的問題。」

阿列克塞什麼話也沒有說，雖然工程管理局長是在對他說話。別里捷回答道：

「您進來的時候，正是我們設法與供應處長搞好關係的時候。頭一砲就沒打響，他不承認我們。」

「跟供應處搞好關係的事情交給我來辦，」巴特曼諾夫說道。他的臉色變得嚴厲起來。「咱們一

開頭先訂好條件：你們做工程師應做的事情，鑽研技術、瞭解建設工程的情況，研究計劃。組織方面的事情暫且你們不要過問——這由我全權處理，直到我成爲這兒真正的主人爲止。」

他走出了辦公室。

「我們可愛的局長發什麼脾氣？」阿列克塞問道。「我們絲毫過錯都沒來得及犯呢。」

「你不明白，巴特曼諾夫是爲我們生氣呢。」

他們坐在那兒等着。

「看情形他不會很快就成爲真正的主人，關係也不會一下就搞好的，」阿列克塞抽了口氣說道。「我們有餓死的危險。」

好像是回答他這句話似的，電話響了——請他們到食堂吃飯。

「關係搞妥了，」別里捷高興地說道。

兩個鐘頭後，他們回來了，總算吃飽了，洗淨了，臉也刮光了。別里捷找到一份當地報紙。阿列克